

周志頌的轍事

屠兆森編



新世紀出版社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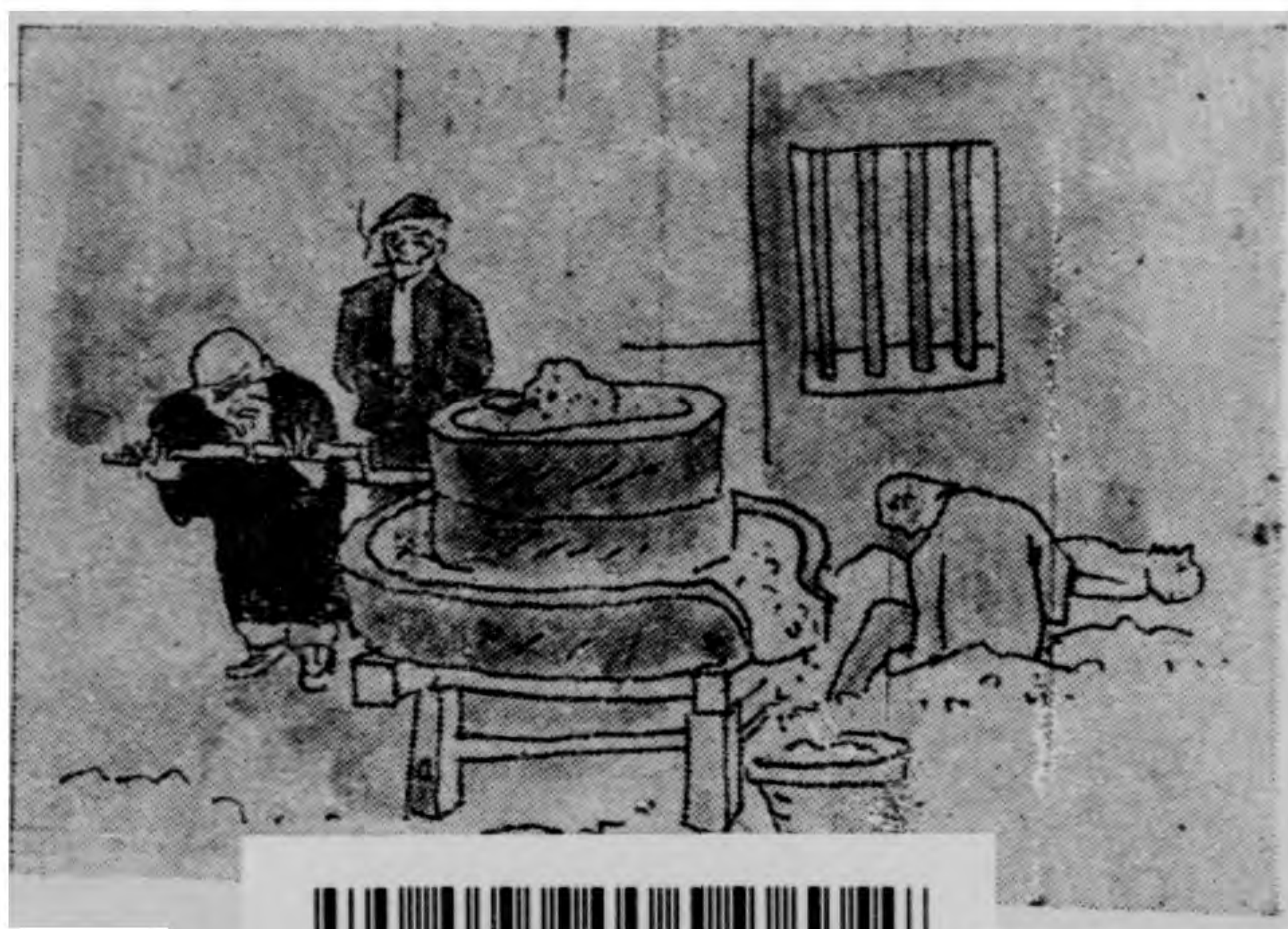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月初版



MG
I246.8
57

周老頭的事故

屠兆森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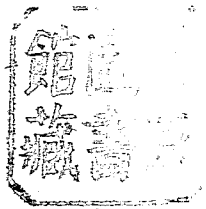


3 1761 3840 6

新世紀出版社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日出版

周老頭的故事



(尚)

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故事的主人周蔭泉現在下關虎寨所裏，他是蘇北泗陽縣人，戰前做過通海日報編輯，在江蘇好幾個中學裏教過書，蘇北青年學生多數是知道他的，他爲人謙和，做事熱心，並且懂得醫道，常常幫人醫病，所以泗陽縣的人，提起周蔭泉來，誰個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他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，兒子早年服役空軍，在武漢保衛戰裏作戰犧牲，女兒尙未嫁人，後來是給匪軍蹂躪死的，他薄有田產，還有幾間草房和兩塊耕地，住的地方離鵝頭鎮廿來里，靠近洪澤湖正是蘇皖兩省交界的所在，他沒有黨派立場，更不是資產者，像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與人無涉的人，至少他是應該享有生存權利的，但是自從新四軍侵入泗陽以後，像一隻無情的魔掌似的，對這一位六十歲的老人，竟也不肯放鬆半點，在匪區裏，本來知

周老頭的故事

識份子都是虐殺的對象，何況周蔭泉是一個善良的人，在地方上有地位有聲望，難怪他的遭遇更要悲慘了，新四軍的匪徒們起初想利用他，百般獻媚，向他表示友好，幾乎把他捧到雲端裏去，忽而他們又打擊他，陷害他，給他捏造些夢想不到的罪名，把他推入十八層地獄，在某一個機會，他們感覺周蔭泉又有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又把他從死路上招回來，使用他們對待知識份子慣用的種種心理上的罪刑、威脅、恐懼、磨折，使他順着他們的暗示，向人民扮出種種違心的臉嘴，說出種種自欺的謊話，這是匪區裏自由的意義，是共匪黨徒們偽裝民主的一貫手法，如果你知道那些被解放了的人們是怎樣享用自由和民主的話，請你聽聽六五老人周蔭泉的自述吧：

二十七年七月，在日軍進攻武漢的時候，我的兒子建中是個空軍戰鬥員，因為追擊敵機，在彭澤上空失蹤了，那時，馬當封鎖線已經攻破，建中或許喪在日本兵艦的炮火裏，他和他的飛機，就這樣永久沒有下落了。

那時候，上海和後方還可以通信，遲至廿八年夏天我才由上海朋友的信上知道，建中他的母親死得很早，可以說是我一手撫養大的，他長得那麼可愛，死也死得那麼光榮，可是對於我，這個打擊未免太大了，從那時起，我就病了五個多月，我要不是還有一個未嫁的女兒，有那麼好的親友們——尤其是趙五爺天天來陪伴我安慰我，或許早就活不下去了。

晚年喪子，世間能有比這個更悲慘的事麼？不，這不過是我悲慘生活的開始吧了。

二十八年冬天，氣候特別冷，整個蘇北也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候，幾個重要據點和沿運河綫，都給鬼子佔了，政府軍孤守在運河以東的幾個城市，鄉下地方有遊擊隊，有土匪，也有打新四軍旗號的，加之這些部隊互相火併，打做一團，真是烽火遍地，盜匪如毛，獨有我們龍蟠鄉這四十里方圓沒有受到糜爛，因為這裏是湖沼地帶，港汊很多，鬼子不敢深入，再則趙五爺領的民團，有一千多人，個人個槍，

組織嚴密，就是李小七子那股悍匪在湖西橫行好幾年，上年來咱們龍蟠鄉打糧也栽了一個很重的跟斗。誰知好景不長，空前的浩劫，終於降臨到我們龍蟠鄉了。

記得是冬至後的第二天，一夜北風，早晨天上就開始飄雪，飄了一整天，屋內連手巾都凍硬了，晚上我的女兒淑貞生一盆火，坐在桌邊折錫箔，臘月初一是她母親忌日，而且今年又得給她哥哥多燒一份紙錢呢，忽然門外一陣狗咬，有人在急促的打門，淑貞去把門開了，原來是趙五爺家的長工牛二，這時我心裏就好像有一種不好的徵兆，因為半夜三更，要沒有緊急事情，牛二決不會到我們家來的。

牛二走進屋來，先用棉袍大襟把槍上的雪水抹乾，然後一邊拍着肩上的雪，一邊對我說，「今天



牛二到周家報信

從周家橋來了四個穿軍服的人



下午有四個穿軍服的，從周家橋來，一路問着龍蟠鄉，當時就給我們民團上的飛崗截住了，那四個人，服裝襤褸、一個騎驢子的像是病人，祇有兩枝破槍，後來我和趙五爺趕去了，盤問他們來歷。才知道是四路那邊過來的，五爺聽到四路二字，很覺爲難，一面叫人把他們安頓在龍王廟裏，一面要我來向你老人家討個主意」。

提起新四軍，我也拿不出什麼主意，當時聽說泰興一帶管文蔚的勢力很雄厚，皖北羅炳輝也漸漸擠過來了，鹽阜以北還有新八路，這些武力早晚總會伸到洪澤湖邊來的，新四軍在江南聲譽很壞，假如有一天真的開到咱們龍蟠鄉來，怎麼辦！半年以來，趙五爺總是担着這個心思，好在今天來的祇有四個人，龍蟠

鄉吃也吃得落他們，我當時便對牛二說，「明天再和五爺當面商量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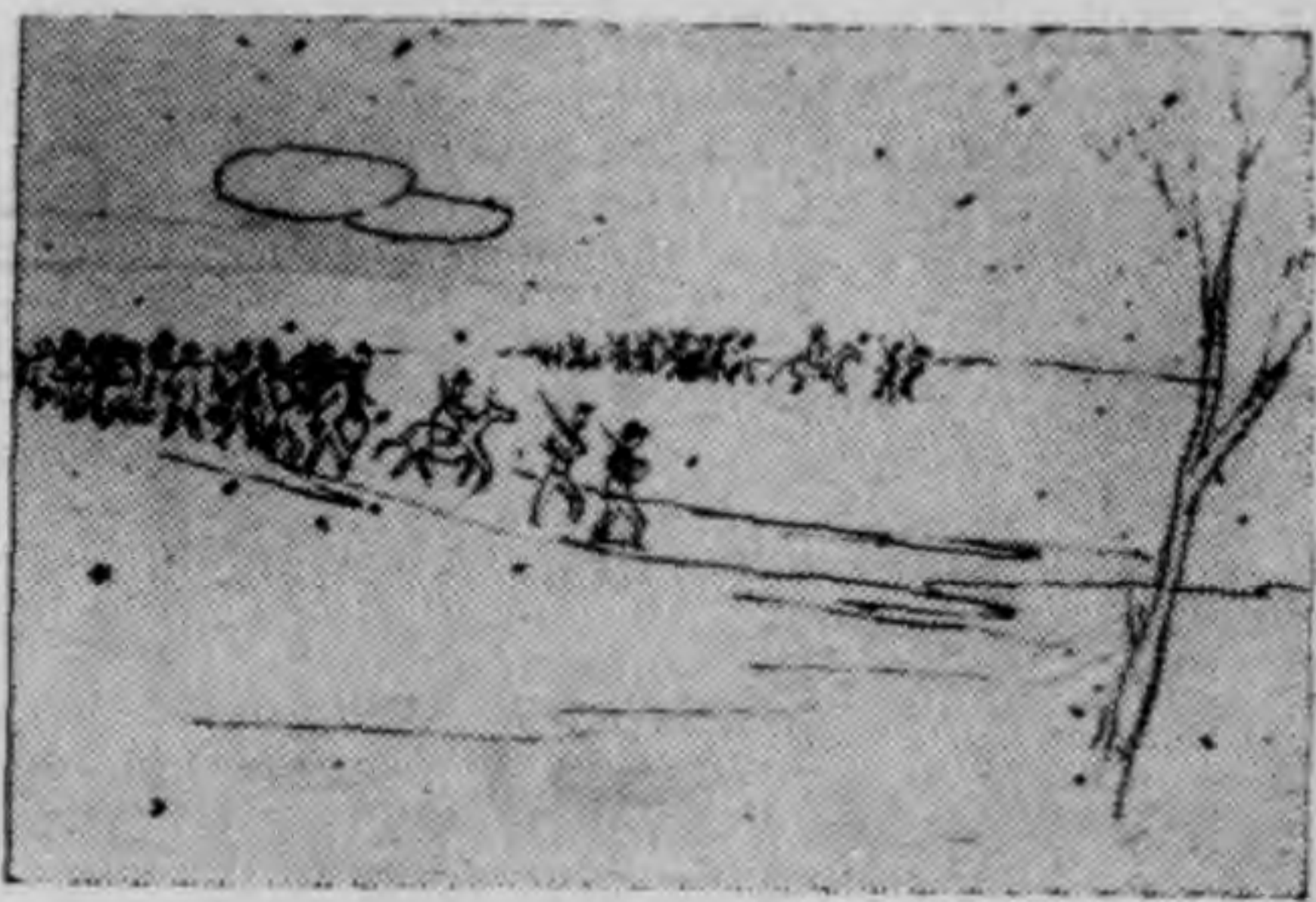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以為趙五爺一早就會來的，等了一個上午飯後實在冷不過，回到房裏睡了，忽然淑貞走來叫醒我說，「徐璜領着一個軍人要見你，已經等了很久了，我起身出來，徐璜立刻向我介紹，說「這位是他同學，姓史名鐵，高郵縣人，現在新四軍擔任政治工作，路過這裏，因恭老師的名，特來拜見」，徐璜是我的學生，中學畢業後一向在上海，抗戰後才回到鄉下來，他家境很苦，可是總不缺錢用，平日專門聯絡青年人，鬼鬼祟祟地，鄉下有人懷疑他是漢奸，但他很乖巧，把趙五爺拍得團團轉，五爺信任他，也就太平無事了，我一向也把他當做一個謎，今天我才明白他原來是這個道兒，再說那姓史的，矮矮身材，三角眼睛，三十來歲年紀，滿臉病容，樣子很不中看，可是



徐璜介紹鐵史拜望周老頭

嘴吧倒還來得，剛一見面，那套客氣勁兒，老伯長，老伯短，比背四書還來得熟練，後來轉彎抹角，才繞到本題上來，原來昨天從周家橋來的四個人，就有他在內，他說奉羅炳輝的命令，到泗陽來組織抗戰武裝的，羅的總部離這裏百來里路，因為奉命要進攻淮陰，把日本趕出蘇北，所以派他們出來進行民衆的組訓工作，接着把趙五爺和我大大捧了一頓，說我們是地方上最公正的紳士，又是抗日陣線上堅決的戰士，而且我是抗屬，真了不起，好像我的家譜他都背得出似的，後來又談到統一陣線，談到軍民合作，因為談話多了，我便隨便問問他們和陝北的關係，這姓史的小子，一句話就回斷了，他說我並不是共產黨，新四軍也不是共產黨，他把共黨的四項諾言背了一遍他說：周老伯，您看，我們都是國民革命軍，同樣受軍事委員會指揮，我們都信仰三民主義，我們祇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打倒日本」他又說：「趙五爺那邊上午就去過了，已承他答應合作，地方武裝請他領導，歸他指揮，我們來參加民衆組訓工作，希望龍蟠鄉以及金泗陽的老百姓，在我們反攻淮陰收復蘇北

趙五爺的團圓



的行動裏，能夠配合我們作戰，承五爺約定明天上午在他家裏開個簡單會議，那時請周老伯多多指教，「晚上，牛二又來告訴我明天開會的事情，他說「那姓史的小子可真會說話，說得五爺眉飛色舞，高興的了不得，中午還款待他們酒飯，席間史鐵對五爺說，十八集團軍已有一萬五千人開到阜甯附近，羅部這兩天就有四千人經過這裏到湖東去和他們聯絡，不過部隊行動很祕密，叫我不要聲張，老先生你知道的，五爺是個直腸子，肚裏那能藏得住話，史鐵才走，他就把這些話全對民團裏的人講了」。

這一夜我就沒有好好睡覺，第二天咳嗽病又發了，也沒有去開會，早晨村裏貼出幾張標語，「歡迎新四軍解除人民痛苦」，「新四軍是勞苦大眾的武裝」，後面還有新四軍的行軍公約，無非是不強住民房，不強借民物，公平買賣，并獎勵人民

告發……這些例行公事，標語雖無人注意，可是過兵的消息把全村的人都嚇慌了，年青的婦女紛紛找地方躲藏，村裏的糕餅舖子也不做買賣了，我家淑貞也想到五爺家去躲一躲，後來徐璜帶着龍王廟裏那幾個人挨家去宣傳，說新四軍怎樣好，不比普通部隊決不騷擾地方，勸大家不要驚恐，可是誰相信這些鬼話？

這天下午，龍王廟又添了幾個穿破軍裝的，還有兩個女的，史鐵他們開過會以後，也就在這裏住下了，廟裏的香火道人被送到觀音寺去住，龍王廟便成了他們的魔窟。

過兵的消息慢慢過去了，龍蟠鄉前後祇到過四五十人，都是夜裏來去，有時住在百姓家裏，真是扮得秋毫無犯，臨走時還要打掃得乾乾淨淨，人民對新四軍漸漸發生好感，史鐵他們的話也有人相信了，祇是過兵的數目總叫人懷疑，史鐵原說有四千人，但誰也沒有見到什麼軍隊，事後我才明白這全是故弄玄虛，是史鐵假造的空氣來吓吓咱們泗陽老百姓和民團的。

這樣下去差不多有半年光景，史鐵徐璜幾乎三兩天總來看我一次，有時送幾張報紙，有時告訴我些消息，每逢有什麼大會，總要把我捧上台去說話，甚至他們替我寫好稿子，叫我去講，過年過節，還有人到我門上打鞭炮，壁報上有時畫上我的像，我自己也莫明其妙，簡直變成龍蟠鄉的活菩薩了。

從那時起，趙五爺和我不知怎麼發生了隔閡，他已有幾個月不上我家門了，有時在外邊碰到，想和他多談幾句話，他總是愛理不理，一摔袖子就走開，這天在民衆大會看見他，他全副武裝，紅着面孔在台下瞪起兩眼看着我，我說完話，走下梯口，邀他到台上來，他氣憤憤地向我說，「咱龍蟠鄉，只有你是讀書人，才懂道理，我趙五爺狗屁不通，



奸匪把周老頭捧成了活菩薩

地痞流氓鴻運當道



周老頭的故事

那配到台上講話，「說完一轉身就走了。」

從那時起，關於新四軍的消息多起來了，今天傳說寶應開到幾個團，明天又說五河來了幾大隊，反正誰也沒有看見，但是誰都受着這種無形軍隊的威脅，龍王廟那一班人，活躍的了不得，男的女的，天天挨戶去找人攀談，徐璜他們更是跑得起

勁，這裏開會，那裏談話，各種各樣的謠言也特別多，別說莊稼人都弄得無心做活，連女人孩子也跟着亂轉，什麼農抗會婦抗會兒童隊肅奸團這些玩意都出現了，地痞流氓更是鴻運當道，他們都有了名義甚至被選爲什麼會長，淑貞也連拖帶拉地加入了婦抗會，牛二弄了一個自衛隊什麼隊長的名義，神氣活現，和以前大不同了，後來新四軍又派了泗陽縣長，史鐵做了政治委員，沒有半年，這濱湖一帶，竟完全成了新四軍的天下。

周老頭的故事

一二

史鐵做了政治委員以後，經常在鵝頭鎮住，有一天晚上，他騎驢到我家來，說有密事和我商談，把別人都支開，才低低向我說，他有一個老病，發起來全身關節疼痛，小便出血甚至閉塞不通，以前在上海醫過，沒有斷根，現在又發了，請我醫治，我褪下他的衣褲一看，啊！下面那個玩意腫得真像一條紅蘿蔔，小腹兩旁也長長地隆起兩塊，我不覺失聲地說道，「史先生！怎麼這種花柳病都給你一個人生全啦！你看！這是淋病，這叫魚口，這關節痛是梅毒……我的話還未說完，史鐵把他那三角眼睛一翻，厲聲地罵我道：「你這不識抬舉的混蛋！老子相信你請你醫病，怎麼隨便侮辱我？你知道麼？咱是革命份子，怎麼會長梅毒？，你造謠，你想在泗陽縣把我毀了不成？你這漢奸！」這幾句話真好像晴天霹靂，使我呆了半天說不出話來，你知道，任何一個醫



史鐵請周老頭醫病

生在病人面前總是倔強的，何況對於這種卑鄙的病症，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個自稱革命的政委員却滿身都是花柳病，這是不名譽的事情，他怕我張揚出去，這是多麼虛偽可恥的心理，可是今天的史鐵，是萬萬開罪不得的，我已認清他是一個陰謀的能手，幾個月來，在我們龍蟠鄉指這個是漢奸，那個是敵探，已經給他害死十多個人，如今他的爪牙已經滿了，生殺予奪，稍不順意，就會憑空飛來一頂帽子落在你頭上，你立刻會被跪在所設人民大會的台上，聽那些牛鬼蛇神來公審你，結果丟了性命還落一個難堪的罪名，好吧！我的話全算放屁，聽他自己講吧：這史鐵真虧他臉皮厚，他說這是一種革命病，是過度的勞苦和忙碌致成的，不過治法可以和醫花柳病一樣，但病源完全不同，你的見識短，這也怪不得你，請你就替我醫吧！最後祇好讓他在我家裏住下來，看樣子沒有十天半月好不了的，史鐵再三叮囑我，有人問起，就說我吐血，別的什麼也不能說，我祇有照辦。

這半個月，簡直是在扮演滑稽戲，每天都有人來慰勞，大家都說史鐵為大家犧

淑貞代表婦女會向「人民英雄」獻花



牲了健康，史鐵吐血了，真是人民的英雄，淑貞代表婦女會被派來向他獻花，兒童隊也被徐璜他們領來唱歌，我每天還得向這位英雄伺候幾次，誰也沒有知道他原來是一位梅毒英雄。

史鐵病好不久，新四軍過來一隊人，說要拉到湖東去，調牛二率領民團配合行動，隊伍出發的那天夜裏，

突然徐璜領四個人去把趙五爺捉了，早若徐璜到我家來也把我捆起，說我和五爺是漢奸，把新四軍的行動告訴敵人，立刻用繩子縛在我姆指上，吊了起來，這時我已暈倒，沒有知覺了，耳邊祇聽見有人說，「放下放下」



周老頭被吊起來

奸漢是頭老周陷誣



周老頭的故事

！接着一盆冷水潑在我頭上，神智才清醒一點，可是那兩指的痛苦真是深入心髓，我恨不得馬上死去才好。休息很久，把眼睛睜開，發覺史鐵也走來了，我低下頭，

真不願看他們，史鐵先是一陣猶笑。接着厲聲向我道：「周蔭泉！你和趙五勾結日軍，反對新四軍，並且約定日軍端午節來龍蟠鄉掃蕩，你這漢奸！你自己看。這是你們給日軍的報告，這是日本松本部隊給你們的命令，全是日文的。這是在趙五家裏抄出來的發報機，你還抵賴麼？」我心裏知道同這些狐狗辯白是沒有用的，不過聽到這麼多證據，我却有點好奇，仔細一看，天哪，所謂日文的松本命令，原是五爺家藏的張天師鎮宅靈符，再看發報機，却是我早年送五爺的一個破留聲機，盒子上刻有「

周老頭的故事

一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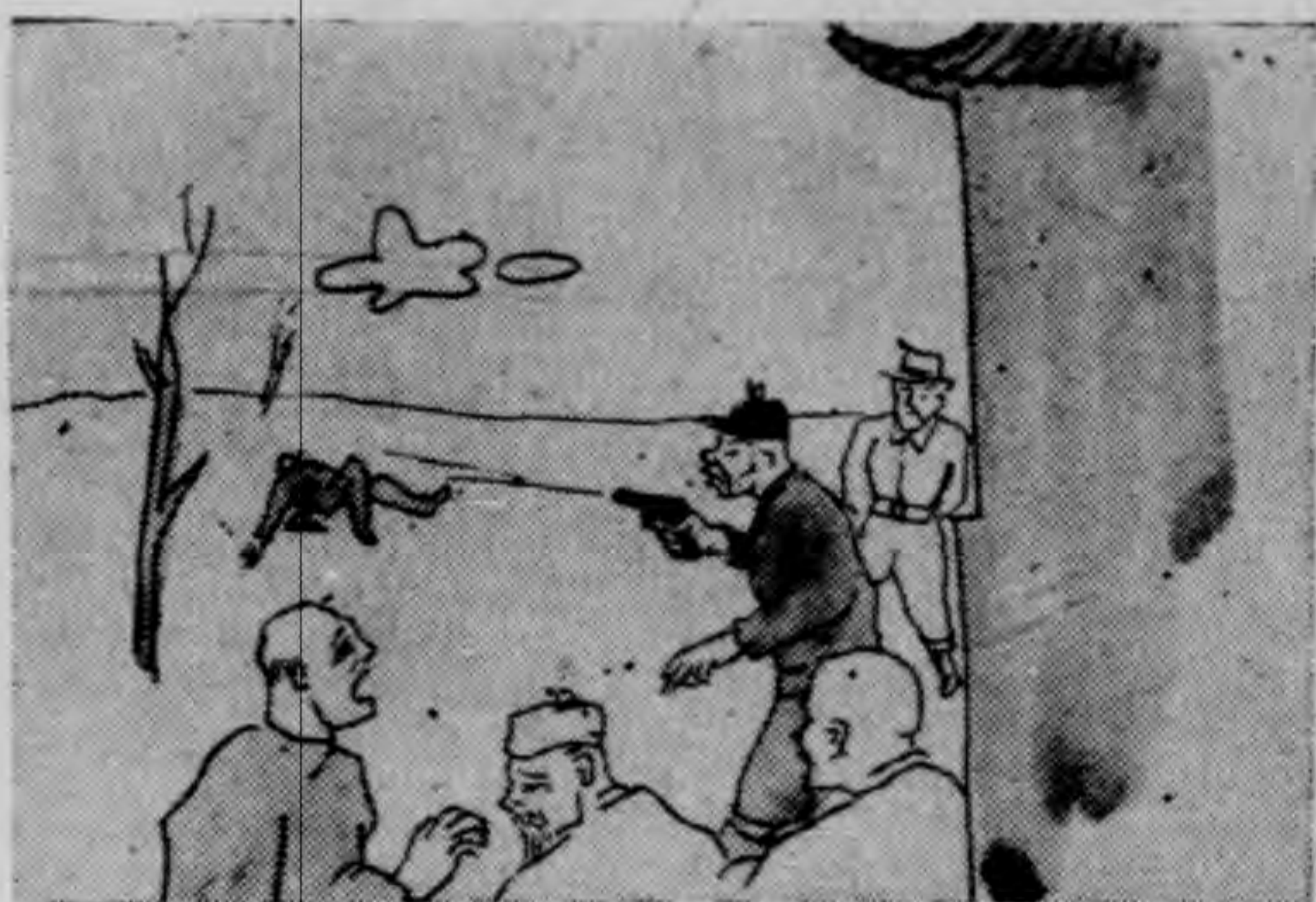
周蔭泉敬贈「字樣，這件東西在鄉下確是稀奇玩意，慢說你誣牠是發報機，你就說牠是氯氣砲，鄉下人也弄不清楚，可憐這個消遣玩意，今天竟變成我們送死的罪證，史鐵不等我說話，馬上改變口氣說：「周蔭泉，你雖是漢奸，不過你醫過我的病也間接對革命有點貢獻，我現在想救你，給你一個坦白的機會，馬上你得向民衆大會去自己承認二年前就同趙五與日軍有聯絡，用過多少日本人的錢，現在因受新四軍感動，自動舉發，不過你對趙五的罪狀不可放鬆半點，這裏有一張稿子，你照着說好了，如有半點差池，可別怨我史鐵不夠交情，」說完把手一擺，徐璜把我像牽牛似的拉到龍王廟廣場上來，今天民衆大會顯然不比平常，會場週圍佈滿了槍兵，台後面還架有兩挺機槍，場上黑壓壓地擠



去上會大衆民到頭老周拉

滿了人，但是空氣肅默，雖然在那晨抗婦抗或肅奸團等等組織裏一向比毀活動的人，也不像平時那樣胡亂喧嚷，多數帶驚疑的臉色，年紀大的看見我那副神情，有好多偷偷流淚的，在龍蟠鄉，這些善良的鄉民，多年以來，他們把我當做心理上的寄託，當做精神上的偶像，今天，不知何故，這座偶像也倒下來了，至少他們心理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惶惑與痛苦，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那些槍，那種隨時可以殺死人的威脅，把每一個人都攝住了，我這時一方面感覺到死的恐懼，另外還有比死更難堪的壓力，那就是史鐵交給我的講話稿子，逼我要向這些可憐無知的人說一篇謊話，逼我誣陷五爺，誣陷自己，我被牽到台上，誰知五爺早就五花大綁地押在台下面了，我當時像瘋了一樣，捧起那張講稿就讀，不到十幾句，我便昏倒在上面了，後來似乎是徐璜接着讀下去的，我昏了很久，撲！撲！兩聲步槍的聲音把我震醒了，此時場上的人已經走散，我又被牽回家裏來，我問押我回來的那個槍兵說，趙五爺怎樣了？那人告訴我，在廟後面當衆槍斃的，徐璜會鼓動大家去用棍子打死他，又叫

槍斃趙老爺



人用刀子割他，誰也不肯動手，還是史鐵掏出槍來把他打死的，不料那兩聲槍響，就是五爺慘死的信號呢！

第二天，民團裏押回來十七個人，牛二也在內，聽說和五爺一案，也在龍王廟後面被殺的，此後再也沒有聽過民團的消息，有人說已經開到淮安附近打日本去了，也有人說，他被分在幾個地方，統統改編爲正式新四軍，不知去向。

一個月後，淑貞從鵝頭鎮回來，看我一下，自己跑進她的屋裏檢東西，半天沒有出來，我這時已經老淚縱橫，滿以爲見了親人，內心的悲苦大可以向她傾訴一番了，不料她對我的事情一點也沒有提起，拿一隻面盆和一包衣服預備就走出去，我問她這一向住在什麼地方，怎麼在外邊住被子都不

阻勸頭老周走出貞淑



說：

「淑貞！我講的全是好話，你決不可同這種人結婚！」

「結婚嗎？我和史鐵都沒有這個打算？誰像你這樣頑固！記得第一次史鐵找我談話，他誇獎我很像俄國的女作家柯倫泰，不過柯倫泰的一杯水主義你懂得麼？」

帶一床呢！淑貞毫不介意地說住在鵝頭鎮……和史鐵住在一起，」

「史鐵，那個史鐵？」

「怎麼你裝傻！就是我們的政委呀！」

「你對他怎麼樣？」

「我們住在一起，也可以說是同居，」

我想想我那時的臉色一定很難看，心藏迸裂幾乎要從口裏跳出來了，我實在忍耐不住，立刻搶着向她

男女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神祕，照唯物論的觀點，這祇是動物的本能而已，你看過狗子結婚的嗎？需要的時候來這麼一下，就等於喝了喝一杯水，有什麼要緊？而且我們婦女被壓迫幾千年了，要談解放，先得從性的解放做起，我們婦抗會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先解放性慾。」

「那麼。……………？」

淑貞氣憤憤地說：「你不用問了，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？我不是說過嗎？這就等於一杯水，我總有喝的時候，也不一定是史鐵，還有徐璜，還有牛二，還有別的人，總之我已喝過不知多少次了。」

他越說越有勁，我這邊已經快要氣死了，萬想不到我的親生女兒居然變成這樣一個東西，我真想跳起來把她扼死，我已經動不得了，後來我厲聲地問她：「你難道不怕生病麼？你可知道，史鐵他……………」淑貞若有所悟的望着我，但沒有等我說完，門外跑進一個人來，不由分說，把我帶到龍王廟去，關在一間黑屋子裏，下午

，婦抗會的人都來齊了，我被安頓在殿上的屋角裏，先看那些娘兒們唱歌，邊唱邊動，這個斜斜眼睛，那個扭扭屁股，後來有位女兵，把我拉到中間，說是要檢討我這個老頑固，說我壓迫女兒，干涉淑貞的自由，反對婦女解放，反對革命，叫我坦白一下，我心裏又羞又氣，更不懂坦白是怎樣坦白法，不料那位狗婆，走過來給我兩記耳光，指着我的臉罵道，「你這萬惡的頑固份子，把我們女的不當人，今天偏要改造改造你的頭腦，來！」說着，她把兩腿分開，「從這下面爬過去，」這一下，可真把我嚇呆了，我的天，這怎麼行呢！我六十歲的人了，這個娼妓我生也生得下她，居然要我從她褲下面鑽過去，這還活得成麼？誰知稍一猶豫，



周老頭受女匪污辱

周老頭這標過度九伊月



後面三個女的，竟不由分說，推的推，蹣的蹣，拉的拉，就像裁縫穿針似的，把我從那個女人的褲下拉了過來，這時我口痰塞住咽喉，心裏明白，但是吐氣不出，就這樣昏厥過去了。

此後我一直被關在龍王廟裏，同屋有三個人，但不准互相說話，屋子中間放着一座石磨，從天亮起，就得推着磨子磨穀，夜晚也就睡在穀子上面，這樣度了九個多月，那兩個難友，一位不到半月就死掉，另一位兩眼都急瞎了，我這塊老骨頭，總算孽罪沒有滿，幾次想在石磨上碰死，總被那看守的緊緊監視着，有一次碰破一塊頭皮，沒有

死成，此後每晚被他們綁起手脚，還用繩子吊着頸子，動都動彈不得。

後來有一個指導員，不時來看看我，日子久了，彼此談話也有點隨便，終於我知道了些革命的祕密，趙五爺以及牛二那些所以被害，是爲了「肅清封建勢力，奪取地方武裝，」至於我呢！那叫做「打擊目標，教育羣衆」，大概他們的羣衆教育已經做好了，我這個「目標」也失却了作用，於是我又被釋放出來，替他們做着醫病的工作。

等我出來以後，龍蟠鄉已經完全改變了，青年人多數已經參了軍，有田產有知識的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，地方上全是些痞子流氓，簡直不像是個人間世界，淑貞已經死去，據說也是吐血的，我想，恐怕是在史鐵那種「革命病」裏死的呢！我自己就憑着醫病的本領在那個魔鬼世界裏偷生了幾年。

直到卅五年秋天，我才得着機會，逃出魔鬼的手掌，可是我的家，我的子女，我的健康……我的一切什麼都完了。

周老頭的故事

周老頭的故事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

編繪者

屠

兆

森

發行者

新世紀出版社

承印者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

地址：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

電話：二一八八六

62
772634

KBC
IG
246.8
7